

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

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

有史以來，臺灣曾分別於 1905、1915、1920、1930、1940、2010 年的人口普查（國勢調查）中調查語言使用情形。本文回顧歷次語言普查的調查方法與定義，並藉由這些資料勾勒過去與現在的臺灣語言使用概況。日本統治臺灣前期，透過語言普查釐清臺灣人的族群分類。1920 年起，語言普查的重點轉為掌握臺灣人的日語普及。二次大戰後，臺灣官方不再調查語言使用情形，直到 2010 年人口普查才恢復。然而，這次普查不像日治前期或當代加拿大、澳洲、美國的調查方法，區分第一語言與其他語言，導致明顯的盲點。本文透過數據比較，指出 2010 年普查資料容易使人們輕忽華語侵蝕閩南語的趨勢。最後，本文對日後人口普查的語言題項提出修正建議，並呼籲國家語言政策必須建立在確實的語言調查基礎之上。

關鍵詞：語言調查、家庭語言、族群分類

* 本文緣起：洪惟仁教授擔任文化部「全國語言基礎資料研究計畫」研究員時，力邀筆者對歷來語言使用調查進行總盤點，因而催生本文。初稿曾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在臺中教育大學的「第 16 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中，以〈臺灣語言使用調查文獻回顧〉為題發表。會後洪教授鼓吹筆者改寫期刊論文，在此特申謝忱。

1. 日本時代的調查方法

1.1 1905 與 1915 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1902 年 12 月 1 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發布法律第 49 號，規定每 10 年舉行一次國勢調查（人口普查），且 1905 年在帝國全版圖內舉行第一回國勢調查。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如何在短短幾天內調查語言不通的三百萬臺灣人民，實為一大難題。經過一段時間研究之後，1904 年 3 月 22 日，總督兒玉源太郎拍版定案：臺灣的國勢調查以警察機關的戶口調查簿為底本。亦即，透過在地的保正與甲長協助，事先將國勢調查的事項記錄在戶口調查簿上。等到正式調查時，警察只要核對戶口調查簿的記載是否屬實即可。為了確認這種調查方法的可行性，總督府於 1904 年 8 月 13 日起在桃園街進行試驗。結果相當順利，三天內就完成全部調查工作（王學新 2014）。

隨後，因日俄戰爭（1904-1905）愈演愈烈，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於 1905 年 2 月 15 日發布法律第 13 號，將原訂當年舉行的第一回國勢調查暫緩，另以敕令訂定舉行時間（王學新 2014）。臺灣受到日俄戰爭的影響較小，因此總督府決定以「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名義，於原訂時間自行舉辦國勢調查。6 月 8 日，總督府發布「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規則」，確立調查項目，其中包含「常用語」與「常用以外之語」（臺灣總督府 1905a: 12-13）。「常用語」即家庭語言，主要有「內地語」（日語）、「福建語」、「廣東語」、「蕃語」等。尚不能說話的幼兒，以其母親的常用語認定（圖一）。

| | | | | |
|--|---|--|--|--|
| <p>ハ 家事又ハ雜役ノ爲ニ人ニ使ハルル地位ニ在ル者 例之ハ家事ノミノ雇人ハ「家事雇人」ト記入シ雜役ニ使ハ ルル者ハ「雜役」ト記入シ一定ノ人ニ使ハレサル日傭務ハ 「日傭」苦力等ト記入スルカ如シ 在職文武官、准官吏及本業ナキ者ノ地位ハ之ヲ記入スルニ及ハス</p> | <p>九 (第十欄) 副業名 本業ノ傍ラ尙副業アル者ハ本業ノ記入方ニ準據シ其ノ業名ヲ本欄 ニ記入スヘシ</p> | <p>十 (第十一欄) 副業ノ地位 本欄ノ記入方ハ本業ニ對スル地位ノ記入方ニ準據スヘシ</p> | <p>十一 (第十二欄) 常用語 甲 本欄ニハ左記ノ區別ニ依リ略語ヲ以テ常用語ヲ記入スヘシ常 用語トハ内地語、福建語、廣東語、客語、英語、獨逸語等平常其ノ 家庭ニ於テ使用スル言語ヲ謂フ 區別 内地語 略語 福建語 廣東語 客語 英語 (又ハ獨逸語等)</p> | <p>乙 發音時期ニ違セサル年少者ハ母ノ常用語ヲ記入スヘシ 十二 (第十三欄) 常用以外ノ語 常用語ノ外尙其ノ他ノ言葉ヲ話ス者ハ常用語ノ記入方ニ準據シ略</p> |
|--|---|--|--|--|

圖一 1905 年常用語定義 (臺灣總督府 1905b: 20)

由於調查事項已事先記錄在戶口調查簿上，正式調查時，平均每戶只需要花五分鐘核對資料。1905 年 10 月 1 日（調查基準日）當天，全島調查進度就完成八成；隔天完成九成以上（王學新 2014）。調查報告陸續於 1907-1908 年出版。當時能夠閱讀日文的臺灣人很少，為了讓臺灣人瞭解國勢調查的意義與成果，總督府特地將文字敘述為主的《記述報文》翻譯成漢文（文言文），於 1909 年出版。漢譯本對於語言的說明如下：

本調查將言語分為常用語及副用語，而以各人家庭所用之語為常用語，其餘為副用語而行調查矣。如夫常用語原為家庭使用

之語，故一人必限一種，非如副用語涉於二種以上。故常用語之數，則一致於除聾啞以外之人口數也。（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1909: 160）

本調查所以常用語以外竝行調查副用語者是也，抑於日常家庭所用言語原係其種族之固有，是以於社會的生活用語設或有言語之變遷，即於家庭仍用固有之言語不改，是為常態。至新所學得之言語仍為副用語，使用於家庭以外者，因即世間一般之情形，故於本調查以各人能操之所有言語盡行網羅調查後，分為常用、副用之二也。（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1909: 156）

不過，1905 年的調查未明確定義什麼是「福建語」、「廣東語」。如此，廣東的潮汕話（屬閩南語）算是「福建語」還是「廣東語」？福建的客家話呢？各地可能沒有一致的標準。1915 年，臺灣總督府以「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名義，再次自行舉辦國勢調查。這一次調查對於「福建語」與「廣東語」的範圍有了明確指示（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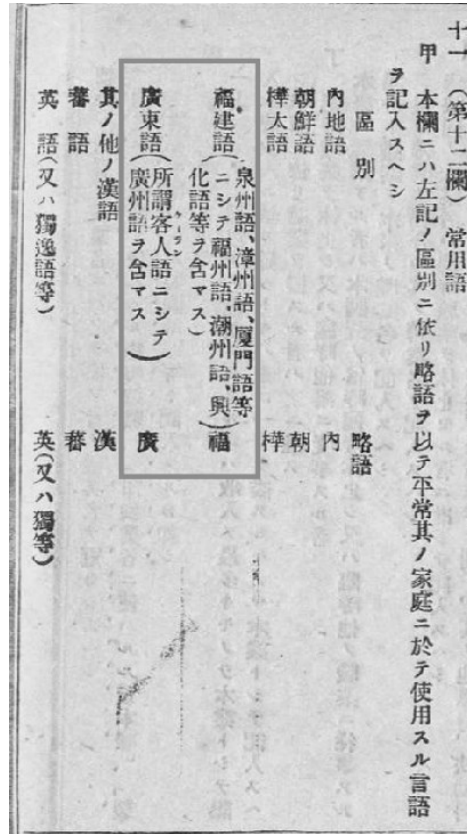
福建語（泉州語、漳州語、廈門語等，另包含福州語、潮州語、興化語等）

廣東語（所謂客人語，另包含廣州語）

按照現代語言分類，泉州語、漳州語、廈門語、潮州語都是閩南語的分支。雖然福州語（閩東語）、興化語（莆仙語）不是閩南語，廣州語（粵語）也異於客語，但福州語、興化語、廣州語在臺灣的使用人口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如此，1915 年調查的「福建語」大致上為閩南語，「廣東語」大致上為客語。本文引述史料時仍然保留歷史用語，但加上引號以提醒讀者不可囿於字面意義。

1915 年調查報告比較了 10 年來「內地語」（日語）、「蕃語」與各種外國語的使用人數變化，卻不直接比較「福建語」、「廣東語」的變化，而是將兩者合為「漢語」，僅比較「漢語」的變化（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1918：附錄 196-199）。由此可見，總督府的統計人員也認為兩次調查

的「福建語」、「廣東語」標準不完全一致。換言之，1905 年調查的「福建語」、「廣東語」可能與閩南語、客語之分有較大落差。



圖二 1915 年常用語定義（臺灣總督府 1915: 32）

1.2 1920、1930、1940 年國勢調查

1918 年 9 月 25 日，日本天皇裁可「國勢調查施行令」(敕令第 358 號)，命令第一回國勢調查於 1920 年 10 月 1 日在帝國版圖內同步舉行(臺灣總督府 1918: 49-50)。由於臺灣已自行舉辦過兩次，第一回國勢調查對臺灣而言其實是第三次。「國勢調查施行令」規定的調查項目不包括語言。但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仍有調查語言之需求，遂於 1919 年 10 月 4 日發布的「臺灣國勢調查施行規則」中追加調查項目(臺灣總督府 1919: 13)。相較於 1905、1915 年的調查網羅所有語言，1920 年國勢調查大幅簡化語言項目，對於臺

灣人僅調查是否會說「國語」（日語），對於日本人僅調查是否會說「土語」（各種臺灣本土語言）。

隨著日語在臺灣日益普及，到了日治後期，官方不再積極鼓勵日本人學習臺灣本土語言。因此，1930 年國勢調查不再調查日本人是否能說「土語」，僅調查臺灣人的「國語普及程度」。所謂「國語普及程度」，併入閱讀、書寫假名的能力，分成五個類別：能說日語且能讀寫假名、能說日語且能讀假名、僅能說日語、不能說日語但能讀寫假名、不能說日語但能讀假名（圖三）。實際上，只有前三者具有說日語能力。然而，總督府發布的「國語普及」人數是五個類別的總和。若要瞭解臺灣人說日語的普及程度，不能直接使用總督府發布的總數，必須自行從細項計算。

| | | | |
|--|--------------|----------|--|
| 明治四十三年 明治二十八年 | | 二一 三六 | |
| 常住地ガ本島外ニ在ル一時現在者ニ付テハ在臺年數ヲ調査スルコトナシ | | | |
| 第二十 | 國語普及ノ程度（本島人） | | |
| 本島人ノ國語普及ノ程度ヲ左ノ如ク區別シ略語ヲ以テ記入スベシ | | | |
| 國語普及ノ程度ノ區別 | | | |
| 國語ヲ話シ得ル者（日常普通ノ内地語ヲ聽キ且語リ得ル程度トス） | | 略語 | |
| 假名ヲ讀ミ且書キ得ル者 | | 國 | |
| 假名ヲ讀ミ得ル者 | | 讀 | |
| 國語ヲ話シ得ル者 | | 國語書 | |
| 國語ヲ話シ得ル者 | | 國語 | |
| 第二十一 常住地（者ニ限ル） | | | |
| 常住地ガ本島ニ在ル者ニ付テハ其ノ州、廳名ヲ、内地ニ在ル者ニ付テハ「内地」、朝鮮又ハ樺太ニアル者ニ付テハ「朝鮮」又ハ「樺太」、外國ニ在ル者ニ付テハ「外國」ト記入スベシ | | | |
| 第二十二 | 現在人員 | | |
| 一 現在人員ハ現在者ノ部ニ記入シタル一世帯ノ男女ノ人員及其ノ總計ヲ記入スベシ | | | |
| 二 現在人員ニ記入シタル者ノ中ニ常住者ニ非ズシテ調査時期ニ現在シタル者（第六欄ニ常住地ヲアリタルトキハ更ニ其ノ人員ヲ一時現在人員男女及合計欄ニ之ヲ記入スベシ） | | | |
| 三 一世帯ニ付世帯調査書二枚以上ヲ使用シタルトキハ最初ノ世帯調査書ニノミ人員ノ記入ヲ爲スベシ | | | |

圖三 1930 年國語普及程度定義（臺灣總督府 1930: 56）

1940 年國勢調查延續 1930 年的方式調查臺灣人的「國語普及程度」。調查工作如期完成，但整理工作因太平洋戰爭而陷入停頓。直到 1952 年，美援單位「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農復會）的人口學者 George Barclay 得知這批資料，極力鼓吹將其整理出版。翌年，臺灣省政府主計處選出全省性數據，由農復會援助全部印刷費用，終於讓 1940 年國勢調查結果問世（臺灣省政府主計處 1953）。這份報告較為粗略，且缺乏地方性數據。但多虧 George Barclay 的慧眼與美國援助，使其不至於消失在歷史的灰燼中，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2. 語言與族群分類的關係

2.1 全島

日本統治臺灣前期，調查語言的用意與釐清族群分類（當時的用語是「種族」）有關。調查報告寫得很明白：

夫言語即種族之徵表也。言語之異同，則表現種族之異同；言語之變遷，則表現其習俗及思想之變遷也。是以言語之調查，決不可以獨悉得言語之為何，須將連結以言語與種族，而期闡明各種族之言語關係為要，且其為本調查之精神也。（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1909: 166）

由於 1915 年對於「福建語」、「廣東語」的定義較為明確，表一列出該年語言與「種族」的交叉分析。這裡有幾個重點值得注意。首先，家裡講「福建語」（閩南語）的人口當中，96.0%認定為「福建人」；家裡講「廣東語」（客語）的人口當中，98.1%認定為「廣東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福建人」當中有 99.9%會講「福建語」；「廣東人」當中有 90.2%會講「廣東語」。

（常用語、副用語合計）。由此可見，族群分類與語言高度重疊。「福建人」、「廣東人」大致上相當於閩南語人群（福佬）、客語人群（客人）的區別。來自廣東的閩南語人群通常會被認定為「福建人」，而不是「廣東人」。

表一 1915 年語言與「種族」交叉表

| | | 內地人 | 福建人 | 廣東人 | 其他漢人 | 熟蕃 | 生蕃(平地) |
|--------------|------|---------|----------------------|--------------------|-------|------------------|--------|
| 人口 (A) | | 135,401 | 2,753,212 | 478,557 | 158 | 47,676 | 46,152 |
| 常用語 (B) | 內地語 | 135,208 | 1,106 | 200 | 0 | 17 | 21 |
| | 福建語 | 162 | 2,744,566 (96.0%) | 70,543 (2.5%) | 109 | 41,281 (1.4%) | 977 |
| | 廣東語 | 12 | 6,806 (1.6%) | 407,542 (98.1%) | 14 | 766 (0.2%) | 142 |
| | 其他漢語 | 0 | 74 | 0 | 12 | 0 | 4 |
| | 蕃語 | 18 | 657 | 272 | 23 | 5,612 | 45,008 |
| | 外國語 | 1 | 2 | 0 | 0 | 0 | 0 |
| 副用語 (C) | 內地語 | 114 | 41,637 | 6,913 | 11 | 422 | 853 |
| | 福建語 | 14,801 | 5,406 | 70,360 | 17 | 3,722 | 385 |
| | 廣東語 | 685 | 11,792 | 24,225 | 9 | 430 | 5 |
| | 其他漢語 | 39 | 500 | 7 | 17 | 0 | 2 |
| | 蕃語 | 667 | 1,578 | 538 | 18 | 1,924 | 959 |
| | 外國語 | 2,096 | 40 | 3 | 0 | 0 | 0 |
| 使用率 (B+C) /A | 內地語 | 99.9% | 1.6% | 1.5% | 7.0% | 0.9% | 1.9% |
| | 福建語 | 11.1% | 99.9% | 29.4% | 79.7% | 94.4% | 3.0% |
| | 廣東語 | 0.5% | 0.7% | 90.2% | 14.6% | 2.5% | 0.3% |
| | 蕃語 | 0.5% | 0.1% | 0.2% | 25.9% | 15.8% | 99.6% |

^a 括弧內為橫列百分比。福建人有一人常用語不詳。請特別留意灰底數字。

^b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17a: 1158-1159）

當然，族群分類與語言不是 100%相符，必有例外存在。以下是兩處經典例外。其一，桃園新屋的大牛欄有來自廣東省的福佬家族，其家庭語言是閩南語，亦兼通客語（陳淑娟 2004）。他們（福佬）大多登記為「廣東人」。¹其二，雲林崙背的詔安客（來自福建省）在家裡講客語，亦兼通閩南語（黃

¹ 根據 1915 年戶口調查，大牛欄庄 97.8%人口為「廣東人」。

菊芳等人 2012)。他們(客人)幾乎都登記為「福建人」。² 由此可見，雙語族群較容易溢出族群分類與語言的簡單對應原則。另一方面，跨族群收養也會導致族群分類與語言的不一致。例如，從小由「福建人」收養的「廣東人」子女，其族群分類繼承生父的「廣」，但常用語是養家的「福」。依此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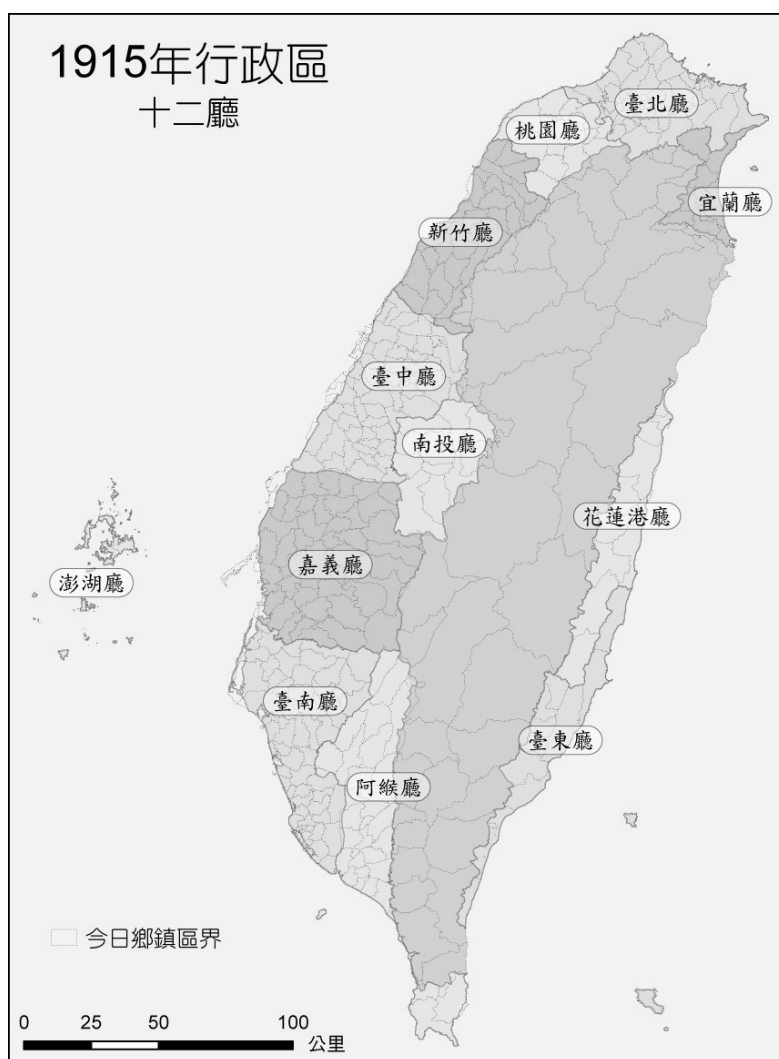
第二個觀察重點：29.4%的「廣東人」(客人)與 94.4%的「熟蕃」(平埔族群)能說「福建語」(閩南語)。不僅如此，「內地人」(日本人)也有 11.1%會說「福建語」，遠高於臺灣人會說日語的比例。由此可見，當時閩南語在臺灣具有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地位，難怪又稱為「臺灣話」、「臺語」。

第三，1915 年僅剩 15.8%的「熟蕃」還會講「蕃語」，反觀「生蕃」幾乎都會講「蕃語」(99.6%)。必須說明的是，當年調查的「生蕃」僅涵蓋普通行政區的部分(後來的平地原住民)，主要是阿美族、卑南族。「蕃地生蕃」(後來的山地原住民)雖不在調查之列，因其與漢人的隔離程度更高，可推測幾乎都能使用族語。

2.2 地區差異

地區族群人口結構的差異，可能導致各地語言使用情形與表一呈現的全島圖像略為不同。1915 年調查報告提供 12 個廳的數據，可讓我們進一步觀察地區族群人口結構對語言使用的影響。這 12 個廳的範圍，如圖四所示。

² 根據 1915 年戶口調查，崙背庄 99.9%人口為「福建人」。



圖四 1915 年行政區

表二列出「福建人」(福佬)在各廳的人口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常用語、副用語合計)。顯而易見，「福建人」即使在新竹廳(含苗栗地區)與東臺灣居於少數，仍然能夠保存其族語。這意味他們在全島尺度上的優勢足以彌補他們在地區尺度上的劣勢。另一方面，他們最不熱衷學習他族語言。即使新竹廳以「廣東人」(客人)居多，當地「福建人」只有 7.1% 會講「廣東語」(客語)。

此外，1915 年的東臺灣人口仍然以原住民為主。漢人直到 19 世紀末才大舉進入東臺灣，彼時剛立足不久。在這種情況下，最罕於學習他族語言的「福建人」也有學習原住民族語的誘因。1915 年，臺東廳與花蓮港廳分別有 17.4% 與 10.5% 的「福建人」會講「蕃語」。以今日眼光來看，相當特別。

表二 1915 年各廳「福建人」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

| | 占比 (%) | 使用率 (%) | | | |
|------|--------|---------|-------|-----|------|
| | | 內地語 | 福建語 | 廣東語 | 蕃語 |
| 臺北廳 | 87.3 | 2.1 | 100.0 | 0.4 | 0.0 |
| 宜蘭廳 | 94.3 | 2.1 | 100.0 | 0.3 | 0.1 |
| 桃園廳 | 53.7 | 1.6 | 99.6 | 4.4 | 0.0 |
| 新竹廳 | 30.3 | 2.1 | 98.3 | 7.1 | 0.0 |
| 臺中廳 | 87.8 | 2.3 | 99.9 | 0.3 | 0.0 |
| 南投廳 | 85.0 | 2.1 | 99.9 | 0.5 | 0.3 |
| 嘉義廳 | 96.7 | 0.8 | 100.0 | 0.0 | 0.0 |
| 臺南廳 | 94.7 | 0.9 | 100.0 | 0.0 | 0.0 |
| 阿猴廳 | 60.5 | 0.9 | 99.9 | 0.7 | 0.2 |
| 臺東廳 | 10.0 | 3.3 | 96.1 | 2.7 | 17.4 |
| 花蓮港廳 | 15.3 | 6.2 | 98.2 | 4.3 | 10.5 |
| 澎湖廳 | 96.7 | 1.9 | 100.0 | 0.0 | 0.0 |

^a 請特別留意灰底數字。

^b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17b: 854-865）

表三列出「廣東人」（客人）在各廳的人口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在嘉義廳（含雲林地區）與臺南廳（含高雄地區），「廣東人」因人口稀少，會說「廣東語」（客語）的比率不到七成。臺中廳（含彰化地區）的「廣東人」不算特別稀少，但其中只有 62.6% 會說「廣東語」。換言之，臺中廳有 37.4% 的「廣東人」不會說「廣東語」。這些人是不是分布於員林、埔心、永靖一帶的福佬客呢？（林衡道 1963；黃宣範 1993）進一步查證，員林、埔心、永靖一帶的人口大多認定為「福建人」，³ 可見是按照語言認定而非祖

³ 根據 1915 年戶口調查資料計算，今員林市、埔心鄉、永靖鄉範圍內的「福建人」占比分別為 99.9%、99.8%、89.1%。

籍。不過，臺中廳有近三成「廣東人」分布於豐原、神岡、后里、外埔一帶，這些地方後來不屬於客語區（洪惟仁 2013）。筆者猜測，1915 年這些地方的「廣東人」可能就不會說「廣東語」了。那麼，他們為何被分類為「廣東人」？這需要進一步透過族譜研究來解答。

另一方面，「廣東人」在其人口較多的桃園、新竹、阿猴等廳，能說「福建語」（閩南語）的比率較低，不到三成。他們在唯一優占的新竹廳，能說「福建語」的比率也最低，僅 17.2%。但是，當地「福建人」會講「廣東語」的比率更低，只有 7.1%（表二）。由此可見，「廣東人」即使在自家主場，學習「福建語」的意願還是高於當地「福建人」學習「廣東語」的意願。這再次反映閩南語在臺灣具有通用語的地位。此外，花蓮港廳的「廣東人」不到半數能說「福建語」（表三），可能是因為當地「福建人」也很少（僅占 15.3%）。除了上述四廳，其他地區的「廣東人」都有過半能說「福建語」。特別是臺中、嘉義、臺南等廳，其使用率甚至超過三分之二。

表三 1915 年各廳「廣東人」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

| | 占比 (%) | 使用率 (%) | | | |
|------|--------|---------|------|------|-----|
| | | 內地語 | 福建語 | 廣東語 | 蕃語 |
| 臺北廳 | 0.3 | 20.3 | 62.9 | 78.5 | 0.0 |
| 宜蘭廳 | 1.5 | 0.4 | 57.2 | 94.2 | 2.4 |
| 桃園廳 | 44.9 | 1.1 | 28.0 | 94.9 | 0.0 |
| 新竹廳 | 67.3 | 1.5 | 17.2 | 95.9 | 0.0 |
| 臺中廳 | 9.9 | 1.8 | 69.8 | 62.6 | 0.0 |
| 南投廳 | 8.0 | 0.7 | 62.4 | 84.7 | 0.5 |
| 嘉義廳 | 0.6 | 0.3 | 67.3 | 68.0 | 0.0 |
| 臺南廳 | 0.1 | 5.8 | 90.5 | 34.9 | 0.0 |
| 阿猴廳 | 28.2 | 1.5 | 26.3 | 91.4 | 0.4 |
| 臺東廳 | 3.2 | 2.8 | 55.9 | 84.9 | 7.5 |
| 花蓮港廳 | 7.4 | 2.0 | 44.7 | 89.9 | 6.3 |

^a 澎湖廳只有四名「廣東人」，省略。請特別留意灰底數字。

^b 資料來源：同表二。

表四列出「熟蕃」(平埔族群)在各廳的人口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宜蘭廳的「熟蕃」仍有高達 92.1%會講「蕃語」。這顯示噶瑪蘭語在一百年前的宜蘭仍然很活躍。曾幾何時,噶瑪蘭語就在宜蘭消失殆盡了。

表四 1915 年各廳「熟蕃」占比及其語言使用情形

| | 占比 (%) | 使用率 (%) | | | |
|------|--------|---------|------|------|------|
| | | 內地語 | 福建語 | 廣東語 | 蕃語 |
| 臺北廳 | 0.2 | 2.7 | 99.9 | 0.1 | 0.9 |
| 宜蘭廳 | 1.6 | 0.5 | 88.0 | 0.1 | 92.1 |
| 桃園廳 | 0.2 | 1.6 | 97.5 | 3.7 | 2.1 |
| 新竹廳 | 0.6 | 0.8 | 87.6 | 16.9 | 8.6 |
| 臺中廳 | 0.1 | 4.6 | 95.6 | 1.9 | 27.2 |
| 南投廳 | 4.2 | 1.3 | 93.0 | 2.8 | 33.0 |
| 嘉義廳 | 0.3 | 0.2 | 99.8 | 0.4 | 0.4 |
| 臺南廳 | 1.0 | 0.2 | 99.9 | 0.2 | 0.6 |
| 阿猴廳 | 8.4 | 0.5 | 96.0 | 2.7 | 7.1 |
| 臺東廳 | 6.3 | 0.4 | 90.0 | 1.1 | 28.8 |
| 花蓮港廳 | 10.1 | 3.1 | 85.9 | 1.6 | 24.1 |

^a 澎湖廳無「熟蕃」。請特別留意灰底數字。

^b 資料來源：同表二。

南投廳的情況也值得注意。19 世紀起,中臺灣的平埔族群(包括:巴宰、道卡斯、拍瀑拉、巴布薩、阿立昆)陸續遷往南投廳境內的埔里盆地(張耀錡 1951、洪麗完 2009),可能稍微延緩其族語流失。1915 年時,南投廳尚有三分之一的「熟蕃」(內含邵族)能說族語。如今,僅剩邵語、巴宰語(包括噶哈巫語)奄奄一息,其他族語都滅絕了。⁴

臺中廳(含彰化地區)原有平埔族群大多遷往埔里盆地,至 1915 年時僅殘餘五百多人,其中 27.2%分布於神岡的(岸裡)大社。1923 年,語言學者小川尚義前往大社調查,發現老年層在家裡多使用族語(巴宰語);中年層夾雜使用族語與臺語;青年層則是三分族語、七分臺語(李壬癸 1999)。

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巴宰語(內含噶哈巫語)列入滅絕名單,但一直有族人提出反駁。

1915 年時，臺中廳正好有 27.2% 的「熟蕃」能說族語，可能主要就是大社人。

在東臺灣，仍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熟蕃」能說「蕃語」。所謂「蕃語」，除了目前尚存的噶瑪蘭語，可能也包含阿美語，因當地平埔族群常與阿美族混居。

另一方面，各地「熟蕃」大多會說「福建語」（閩南語）。在「廣東人」優占的新竹廳，雖然有 16.9% 的「熟蕃」會說「廣東語」，但遠低於「福建語」的使用率（87.6%）。這再一次證明，1915 年臺灣的通用語是閩南語。

3. 臺灣人的日語普及

3.1 時代變遷與世代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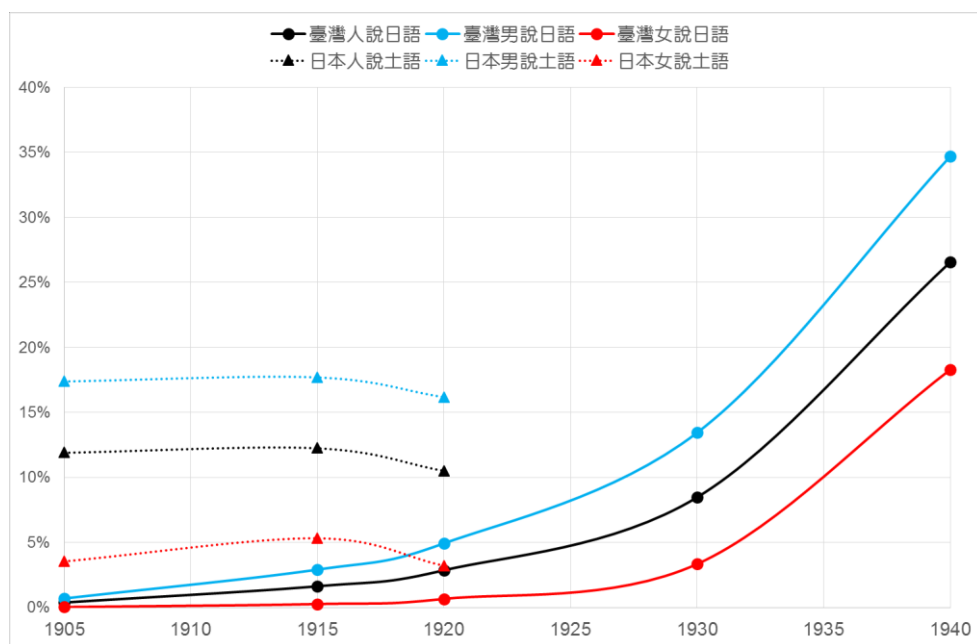
1905、1915、1920、1930、1940 年的國勢調查皆調查臺灣人使用日語的情形，可勾勒日語在臺灣普及的過程。表五彙整歷年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對照日本人的「土語」（臺灣本土語言）普及率。按照總督府發布的數字，1930 年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為 12.4%。然而，這個數字包含只能讀假名者，有灌水衝業績之嫌。扣除不能開口對話的人數，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其實只有 8.5%。

圖五將表五數據圖像化。顯而易見，1920 年以前日語在臺灣普及的速度非常遲緩，且臺灣人能說日語的比率遠低於日本人能說臺灣本土語言（主要是閩南語）的比率。1930 年以後，日語普及率急遽飆升。另一方面，臺灣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學習日語；日本男性也比女性更可能學習臺灣本土語言。

表五 歷年臺灣人日語普及率與日本人「土語」普及率（%）

| 年 | 臺灣人 | | | | | | 日本人 | | |
|------|------|------|------|----------|------|------|------|------|-----|
| | 能說日語 | | | 能說日語或讀假名 | | | 能說土語 | | |
| | 計 | 男 | 女 | 計 | 男 | 女 | 計 | 男 | 女 |
| 1905 | 0.4 | 0.7 | 0.0 | | | | 11.9 | 17.4 | 3.6 |
| 1915 | 1.6 | 2.9 | 0.3 | | | | 12.3 | 17.7 | 5.3 |
| 1920 | 2.9 | 4.9 | 0.7 | | | | 10.5 | 16.2 | 3.2 |
| 1930 | 8.5 | 13.4 | 3.3 | 12.4 | 19.4 | 5.1 | | | |
| 1940 | 26.6 | 34.7 | 18.3 | 30.2 | 38.5 | 21.7 | | | |

^a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附錄 390-391）；臺灣總督府（1934：512-513）；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53：32, 136-137）



圖五 臺灣人日語普及率與日本人士語普及率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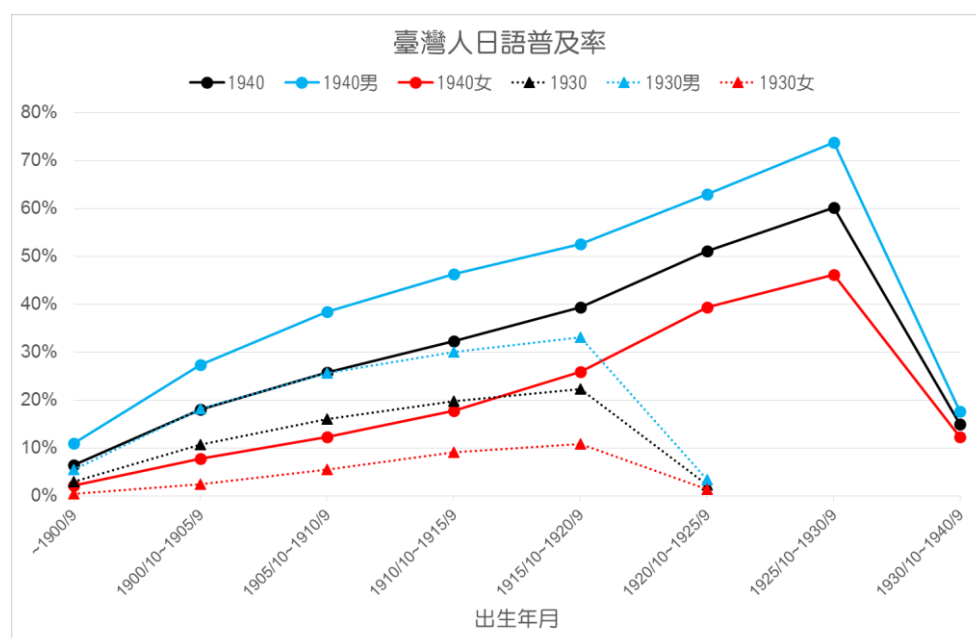
日本統治者在臺灣推行日語的力道，隨著統治時間而增強。因此愈晚出生的臺灣人，愈可能接受日語教育。表六整理 1930 年與 1940 年兩個時間點，各世代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不包含只能讀假名者）。調查時未滿 10 歲者，因尚未完成日語教育，日語普及率不高。10 歲以上人口中，愈年輕者愈可能說日語。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的 1940 年，當時 10-14 歲（1925 年 10 月至 1930 年 9 月出生）的臺灣男性已有高達 73.8% 會說日語；反觀當時 40 歲以上（1900 年 9 月以前出生）的臺灣男性只有 11.0% 會說日語。

圖六將表六數據圖像化，顯示從 1930 年到 1940 年，各世代的日語普及率皆有所提升，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提升幅度愈大。例如，1915-1920 年出生世代的日語普及率從 22.3% 提升到 39.4%，增加 17.1%。1900 年以前出生世代的日語普及率從 3.0% 提升到 6.4%，只增加 3.4%。此外，各世代男性的提升幅度也都大於女性。

表六 各世代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

| 出生年月 | 1930 | | | 1940 | | |
|----------------|------|------|------|------|------|------|
| | 計 | 男 | 女 | 計 | 男 | 女 |
| ~1900/9 | 3.0 | 5.6 | 0.4 | 6.4 | 11.0 | 2.1 |
| 1900/10~1905/9 | 10.7 | 18.2 | 2.5 | 18.0 | 27.4 | 7.8 |
| 1905/10~1910/9 | 16.1 | 25.7 | 5.6 | 25.8 | 38.5 | 12.3 |
| 1910/10~1915/9 | 19.8 | 30.0 | 9.1 | 32.4 | 46.4 | 17.8 |
| 1915/10~1920/9 | 22.3 | 33.2 | 10.8 | 39.4 | 52.7 | 26.0 |
| 1920/10~1925/9 | 2.4 | 3.4 | 1.3 | 51.2 | 63.0 | 39.4 |
| 1925/10~1930/9 | | | | 60.2 | 73.8 | 46.1 |
| 1930/10~1940/9 | | | | 15.0 | 17.7 | 12.3 |

^a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1934: 512-513)；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53: 32-35, 136-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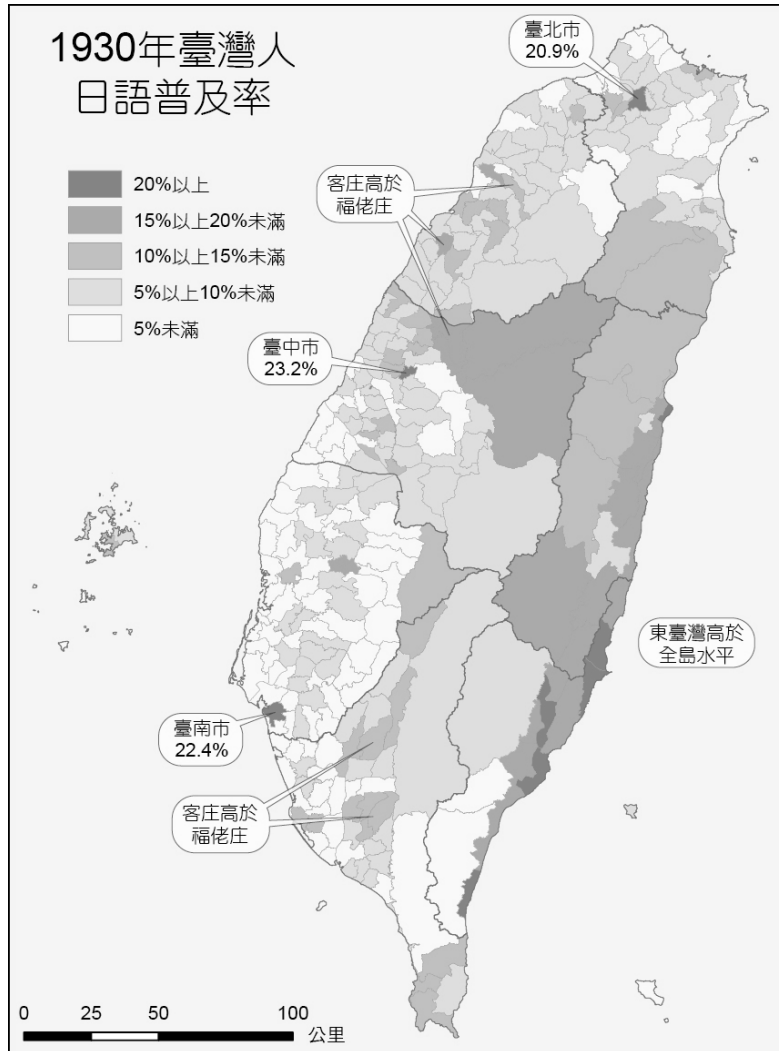


圖六 臺灣人日語普及率的世代差異與變遷

3.2 地理分布

1920、1930 年國勢調查皆發布各街庄(戰後演變為鄉鎮)的語言數據，可細緻描繪日語普及率的地理分布。由於 1920 年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仍然很低，本文僅討論 1930 年的情形。筆者一一計算 309 個街庄單位「能說日

語且能讀寫假名」、「能說日語且能讀假名」、「僅能說日語」的臺灣人數量總和，分別除以各街庄單位的臺灣人數量，繪出圖七的日語普及率分布圖。



圖七 1930 年臺灣人日語普及率分布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32-1933)

最引人矚目的是，在東臺灣，臺灣人（原住民居多）能說日語的比率明顯高於全島水平。其次，都市的日語普及程度明顯高於鄉村。在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超過 20% 的臺灣人能說日語。第三，客家人似乎比福佬人更

樂於學習日語。無論新竹、苗栗地區還是南部六堆地區，客庄的日語普及率通常高於福佬庄。

表七進一步列出臺灣人日語普及率與族群分布的相關係數。首先，在日本人占比愈高的地方，臺灣人能說日語的機率也愈高（相關係數：0.519）。由於大多數日本人聚居於都市，都市裡的臺灣人較容易接觸日本人，因此較容易學會日語。另一方面，學會日語的臺灣人比較有機會進入日本人密集的都市裡工作。這兩種機制皆可使日本人占比與臺灣人日語普及率產生正向關連。

另一個觀察重點是：「福建人」（福佬）分布與日語普及率分布呈負相關（相關係數：-0.493）；其他少數族群的分布皆與日語普及率分布呈正相關。原因不外乎福佬人的語言（閩南語）已具有通用語的地位，因此福佬人學習另一種語言的動機最為薄弱。反之，少數族群為了與多數人溝通，學習其他語言的動機較為強烈。其中，「生蕃」占比與日語普及率的相關係數最高，反映日本統治者對於原住民最積極施加日語教育。⁵

表七 1930 年臺灣人日語普及率與族群分布的相關係數

| | 臺灣人日語普及率 |
|-------|----------|
| 日本人占比 | 0.519** |
| 福建人占比 | -0.493** |
| 廣東人占比 | 0.167** |
| 熟蕃占比 | 0.151** |
| 生蕃占比 | 0.402** |

^a 符號「**」代表在 0.01 的水準下顯著。

4. 2010 年人口普查

4.1 調查方法的問題

二次大戰後，臺灣曾於 1956、1966、1980、1990、2000 年舉行人口普查，但皆未調查語言使用情形。2010 年人口普查以節省經費為由，只抽出

⁵ 1925 年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分別為：「本島人」（不含生蕃）29.0%、「生蕃」67.6%。1930 年的數字分別為 32.6%與 72.8%。（臺灣總督府調查課 1932: 118-119）

16%的普查區進行調查，本質上是抽樣調查。但難能可貴的是，這次調查總算恢復語言項目。調查員針對年滿 6 歲者（2004 年 12 月 26 日及以後出生）詢問兩道題目：「您在家裡使用哪幾種語言？」「您的父母互相溝通使用哪幾種語言？」兩題的選項都是：「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其他」。申報人可以複選，亦即只要是會講的語言都可以選。

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民眾有 83.5%在家裡說華語（國語）、81.9%說閩南語、6.6%說客語、1.4%說原住民族語、2.0%為其他（行政院主計總處）。各項總和達到 175%，亦即平均每個人回答 1.75 種語言。這固然反映當代臺灣多數家庭為雙語家庭，但也顯示這些數字不能反映人們最主要的家庭語言。許多人的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能力可能相當粗淺，但是調查時仍然勾選。這些數字很可能高估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的活力。

前面曾提到，1905、1915 年在臺灣進行的調查皆區分常用語與副用語，且常用語限定一種。此種辨識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的方法，目前仍為許多國家採用。茲以同為多族群移民國家的加拿大、澳洲、美國為例。

2011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語言題目，先詢問人們的官方語言能力：「此人是否足以用英語或法語進行交談？」接著，詢問其在家裡的第一語言：「此人在家裡最常講什麼語言（單數）？」最後才詢問：「此人在家裡是否定期講其他語言（複數）？」若是，填寫其他語言名稱。（Statistics Canada）

2011 年澳洲人口普查的語言題目，先詢問人們在家裡的第一語言：「此人在家裡是否講英語以外的語言（單數）？」限填最常講的一種。若最常講的不是英語，再追問其英語能力：「此人英語說得多好？」（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美國人口普查原本也調查家庭語言，詢問方式類似澳洲。2000 年起，美國人口普查大幅簡化，另由「美國社區調查」（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負責語言調查。這是一項涵蓋三百萬戶的超大型抽樣調查，年年舉行。目前的題目先詢問人們在家裡的第一語言：「此人在家裡是否講英語以外的語言（單數）？」若是，填寫一種語言名稱，並追問其英語能力：「此人英語說得多好？」（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非常明顯，加拿大、澳洲、美國的語言調查都試圖辨識人們在家裡最常講的一種語言，如同 1905、1915 年日本人在臺灣進行的調查。並且，家庭語言與官方語言分得很清楚。反觀 2010 年臺灣人口普查，將人們常說的、不常說的、流利的、不流利的語言全部混為一談。

4.2 資料性質

倘若在鄰近 2010 年的時間點，有另一份全國性調查詢問人們最常用的家庭語言，我們便可透過比較這份調查資料與 2010 年普查資料，評估後者的性質與盲點。幸運的是，2013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提供我們這個比較的機會。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是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抽樣調查，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每年調查兩組問卷。2013 年的「國家認同組」問卷詢問年滿 18 歲民眾：「請問您在家裡最常講國語、台語、客家話，還是哪一種語言呢？」為了捕捉人們最常用的一種語言，訪員只唸出「國語」（華語），「台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語」等四個選項，請受訪者選一種。當受訪者堅持有兩種以上時，才開放複數選項。顯然，此種詢問方式較能夠辨識出人們的第一語言。這份問卷成功完訪 1,952 個人，涵蓋 58 個鄉鎮層級行政區（抽樣設計參見：傅仰止等人 2014）。

調查結果顯示，31.4%受訪者在家裡最常說華語、44.2%最常說閩南語、1.9%最常說客語，另有 19.5%受訪者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主張華語與閩南語並用、2.3%主張客語與其他語言並用（傅仰止等人 2014: 171）。比較上述數據與 2010 年普查數據（華語 83.5%、閩南語 81.9%、客語 6.6%），可發現後者不僅高估閩南語的使用頻率，也高估華語的使用頻率。

筆者曾利用 2013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一步分析各個出生世代的家庭語言。結果並不讓人意外：愈年輕的世代，說華語的比例愈來愈高、說閩南語的比例愈來愈低（葉高華 2017）。我們也可以利用 2010 年普查資料，進一步分析各個出生世代的差異，並對照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數據，如表八所示。

表八 2010 年人口普查與 2013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比較

| | | 2010 年人口普查 | | | 2013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 | | | |
|-----|-----------|------------|------|------|----------------|------|-----|--------|
| | | 會說就選 | | | 選出最常說的一種 | | | |
| | | 華語 | 閩南語 | 客語 | 華語 | 閩南語 | 含客語 | 華語＋閩南語 |
| 出生年 | ~1945 | 45.3 | 81.7 | 10.1 | 12.3 | 71.4 | 8.8 | 5.7 |
| | 1946~1955 | 71.9 | 86.8 | 8.6 | 15.2 | 59.1 | 4.4 | 21.4 |
| | 1956~1965 | 83.8 | 85.9 | 7.7 | 19.8 | 56.2 | 4.5 | 19.0 |
| | 1966~1975 | 90.4 | 84.1 | 6.4 | 32.6 | 38.1 | 5.2 | 23.2 |
| | 1976~1985 | 91.9 | 83.2 | 5.6 | 43.6 | 28.6 | 2.5 | 24.7 |
| | 1986~1995 | 94.9 | 78.6 | 4.8 | 57.3 | 22.3 | 1.0 | 19.1 |
| | 1996~2004 | 96.0 | 69.7 | 3.8 | | | | |

^a 單位為%。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原住民受訪者太少，不宜比較原住民族語，故省略。

^b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葉高華（2017: 80）。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很清楚地揭露：愈年輕的世代愈常說華語、愈少說閩南語。但是這個趨勢，在 2010 年普查數據中不太明顯。比較兩者差異，可發現後者大幅高估年長世代在家裡說華語的頻率與年輕世代在家裡說閩南語的頻率。例如，1946~1955 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有 15.2%最常說華語，加上摻雜其他語言者為 41%（15.2%+4.4%+21.4%）。但是，這個世代有 71.9%在 2010 年普查中勾選華語。換言之，有三成人口只是偶爾說、但不常說華語。另一方面，1986~1995 年出生的後解嚴世代，有 22.3%最常說閩南語，加上摻雜華語者為 41.4%（22.3%+19.1%）。但是，這個世代有 78.6%在 2010 年普查中勾選閩南語。將近四成的差距，都是能說（一些）但不常說閩南語的人口。若將所有出生世代合計，就會呈現華語、閩南語都被高估的表象。但是，高估華語的是年長世代、高估閩南語的是年輕世代，於是華語侵蝕閩南語的趨勢遭到掩蓋。由此可見，2010 年普查資料容易使人們輕忽閩南語的衰微。

4.3 語言分布

雖然 2010 年人口普查的語言數據有明顯盲點，但其為戰後唯一同時涵蓋全部 368 個鄉鎮層級行政區的語言調查。一般抽樣調查很難做到這點。即使如 2013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那樣的大規模調查，也只涵蓋 58 個鄉鎮層級行政區。因此，2010 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語言分布資訊，目前來說是獨一無二的。洪惟仁（2017）便利用這份資料繪製一系列語言地圖，並比較其累積數十年心血的語言地理調查成果。

日本時代的調查顯示，語言與族群分類緊密相關。那麼，當代臺灣的語言分布與族群分布，是否依然緊密相關呢？

2010 年人口普查只識別原住民人口，不區分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幸好，客家委員會曾於 2004、2008、2010 年三度調查各鄉鎮居民的族群認同，包含外省人認同、福佬人認同、客家人認同的比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2008、2011）筆者取用三次調查結果的平均值，以降低抽樣誤差。將這批資料與 2010 年普查資料串連起來，便能分析語言分布與族群分布的關連性。

筆者以鄉鎮層級行政區為分析單位，計算各種族群認同比率與各種語言盛行率的相關係數，結果見表九。非常明顯，閩南語分布與福佬人認同的分布重疊（相關係數：0.968）；客語分布與客家人認同的分布重疊（相關係數：0.962）；原住民族語分布與原住民人口分布也重疊（相關係數：0.994）。由此不難看出，當代族群現象與語言現象依舊互相纏繞。

表九 當代語言分布與族群分布的相關係數

| | 華語 | 閩南語 | 客語 | 原住民族語 |
|-------|----------|----------|----------|----------|
| 外省人認同 | 0.525** | -0.063 | 0.082 | -0.214** |
| 福佬人認同 | -0.459** | 0.968** | -0.686** | -0.616** |
| 客家人認同 | 0.204** | -0.599** | 0.962** | -0.088 |
| 原住民 | 0.379** | -0.695** | -0.083 | 0.994** |

^a符號「**」代表在 0.01 的水準下顯著。分析單位為鄉鎮層級行政區。

^b請特別留意灰底數字。

另一方面，雖然大多數外省家庭說華語，但華語已滲透至所有族群的家庭裡，並不僅限於外省家庭。因此，華語盛行率與外省人認同的比率只有中度正相關(0.525)。值得注意的是，福佬人分布與華語分布呈負相關(-0.459)，其餘少數族群的分布皆與華語分布呈正相關。讓我們回想一下 1930 年的狀況（表七）：福佬人分布與日語分布呈負相關（-0.493），其餘少數族群的分布皆與日語分布呈正相關。由此可見，即使相隔 80 年、「國語」從日語換成華語，族群與語言的關連模式還是一模一樣。

5. 結語：調查為政策之本

二次大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總督府的調查統計資料，並在日籍留用人員的協助下編纂《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行政長官陳儀於此書序中直言：

夫周詳之計劃，實有賴於正確之統計……惟我國公務人員輒喜閱讀文章，厭煩統計數字；是以為政專憑經驗，逞臆而斷，缺乏科學根據，循致失時誤事，而使國家民族受不可補償之損失。
（陳儀 1946）

雖然陳儀後來身敗名裂，但他的這段肺腑之言在 70 年後仍然值得我們警惕。日本統治臺灣立基於詳盡的調查事業：早期為了釐清族群分類，普查臺灣人的家庭語言；後期為了推廣日語，定期普查臺灣人的日語程度。二次大戰後，政府推動「國語」的力道比起日本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令人納悶的是，官方語言調查卻從此消失了。這導致人們討論戰後臺灣的語言發展時缺乏調查數據可憑，經常流於個人主觀感受、以偏蓋全。

2010 年，臺灣人口普查總算恢復語言項目，但是有明顯的盲點。這次調查不像日治前期或當代加拿大、澳洲、美國的調查方法，區分第一語言與其他語言，導致人們常說的、不常說的、流利的、不流利的語言全部混為一談。轉眼間，2020 年人口普查又即將來臨。我們除了必須維持語言調查，也有必要改善缺失。參考國外與臺灣過去的經驗，筆者建議的詢問方式如下：

「您在家裡最常講哪一種語言？」

「此外，您在家裡經常講哪些語言？」

另一方面，人口普查能夠詢問的語言項目有限。許多更細、更深入的問題，得透過抽樣調查取得資訊。自從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客語使用狀況已有定期的抽樣調查。最近，原住民族委員會也首度完成 16 個原住民族語的抽樣調查（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然而，閩南語卻有如被放生的孤兒，至今沒有任何全國性的專門調查！目前，政府正在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若沒有可靠的調查數據為憑，如何做出貼近現實、周詳的立法與政策規劃呢？而且，語言現象與族群現象密不可分。不公平的語言政策，將造成族群關係的緊張。這是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引用文獻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網址：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2903.0>

Statistics Canada. 網址：

http://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11/ref/about-apropos/questions_guides-eng.cfm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網址：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methodology/questionnaire-archive.html>

王學新. 2014.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網址：

<http://ebas1.ebas.gov.tw/phc2010/chinese/rchome.htm>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_____. 2008.《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_____. 2011.《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李壬癸. 1999.《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林衡道. 1963.〈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臺灣文獻》14.1: 153-158。
- 洪惟仁. 2013.〈台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14.2: 313-367。
- _____. 2017.〈2010 普查有關台灣語言使用的語言地理分析〉，第 16 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洪麗完. 2009.《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實施計畫：16 族綜合比較報告》。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張耀錡. 1951.《平埔族社名對照表》。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淑娟. 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陳儀. 1946.〈序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 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2014.《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宣範. 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
- 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 2012.〈台灣雲林縣崙背鄉客家話分布微觀〉，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95-123。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葉高華. 2017.〈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臺灣社會學刊》62: 59-111。
-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 1953.《臺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省政府主計處。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4.《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記述報文附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_____. 1932-1933.《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1917a.《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島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_____. 1917b.《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_____. 1918.《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臺灣總督府. 1905a.〈府令第三十九號〉。《府報》1765: 12-13。

_____. 1905b.〈訓令第百三十五號〉。《府報》1765: 15-21。

_____. 1915.〈訓令第八十一號〉。《府報》773: 26-34。

_____. 1918.〈敕令抄錄〉。《府報》1677: 49-50。

_____. 1919.〈府令第百二十五號〉。《府報》1942: 13。

_____. 1930.〈訓令第五十七號〉。《府報》1013: 49-56。

_____. 1934.《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調查課. 1932.《臺灣總督府第三十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調查課。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1909.《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kohua.yap@gmail.com

A Review of Linguistic Surveys in Censuses of Taiwan

Ko-Hua YAP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has investigated language usage in 1905, 1915, 1920, 1930, 1940 and 2010 censuse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reviewing the survey method and definition in each censu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se data to outline the profiles of language usage in Taiwan from past to present, especiall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 and ethnic group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2010 survey methods and calls for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to be based on credible linguistic surveys.

Key words: linguistic survey, family language, ethnic classification

